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塘集卷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西塘集卷四

宋 鄭俠 撰

懷集林府君墓誌銘

君諱絢字伯素少敦敏順悌其交不妄而篤於好善閑其居以讀書為文至忘寢食年未弱冠弘裕秀發以是有稱于鄉閭同母弟繹與君偕名皇祐中同日擢第君之教也釋褐授潭州長沙尉潭據南北之衝商旅舟車之所會而介於湘衡之間重巒峦林巨盜依之久為民

害州縣警捕甚嚴累歲不獲君至為設方略皆中其策不朞月擒者數黨於是衡湘之間無留寇矣㑹曲江余襄公臨鎮録其勞於朝詔遷萬户簿襄公以為賞太薄也再為之條奏又舉其才謂可試一邑君勤於奉公而廉於進身以為君命也安有厚薄為人臣者不稱是懼何暇於擇故不復自叙乃以前恩改授賔州嶺方簿兼令遷桂州修仁令君志尚髙潔其臨政恵愛撫循其民而教之以善猶子弟也故所涖稱治部司審其能文章

論薦若余襄公李公師中皆深器之以二公之所舉則君之為人可知矣修仁之任歲滿當改秩未及代以母張氏喪歸服除差韶州恭城令君以先府君之老懇求便侍不獲明年又以先府君喪歸歠粥面墨廬居以終憂耿耿有餘恨經年始領端溪之命既受代以疾終於官所享年五十有九君廣州懐集人也五世祖某嘗為劉氏相所作懐州大陂凡溉田數萬頃民到于今頼之故君之家世居于石僵城之西祖某父漸皆不仕母臨

賀人吳氏君五歲而母亡張氏於君繼母也君性至孝事繼母如親故張氏愛君甚於己子君與弟繹及女凡尚書屯田外郎周君之室皆吳氏出也繹官至桂州永寧令先君而亡繼母弟紓未仕娶臨賀陳氏男二人長俊民次天民女三人長適臨賀陳蒙次昭平周景甫次蒙泉王汲凡君之子弟皆以儒為業而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舉士其篤於好善而不妄交者於是信矣其亡熙寧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年某月某日男天民以

君之柩歸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男俊民

天民泣血而求銘銘曰

嗚呼伯素生今好古敏而自求是以有譽於親克孝於

弟克友其奉公也勤其臨民也厚心不志於利而志於

義志不達於位而達於仁其才雖屈於道則伸假之以

年有足施設今其亡矣夫復何云積善之慶在公子孫

謝夫人墓表

予友譚文初其妻謝夫人潁川汝陰人也曾祖泌諫議

大夫以循吏稱為時名人祖衍駕部郎中父立南雄軍事推官謝氏世為儒家其教子弟必以經術教諸女亦如之凡詩書禮義古今義婦烈女有見於傳記者必使之習讀通其理義謂夫人所大患莫大於不知古世之婦女尤為蔀闇無所聞覩為婦為母而皆莫知所有自為者之道行不師古而欲其無為父母憂辱不可得是以謝氏諸為父母者率用此為誡生子女必教其言其行使必有所師法故謝氏女之賢於世有聞而夫人於

姑姊妹之學尤所耽好以是於謝女中又為最幼而夙成父母鍾愛而慎擇所配求婚者以十數莫之與文初之為人也耿介尚志事父母盡孝其前娶甚氏廣人以資稟自負頗不知訓言入門未幾舅姑有所不悅以文初少且新納婦也忍不言文初曰吾親之不悅則焉用汝為昔曾參以藜蒸不熟為不順而出其妻矣況於吾親有不悅哉出之夫人之父適官於韶韶乃文初之里故謝父聞文初而奇之曰此乃吾婿也遂以夫人女文

初夫人之歸虞曹公掛冠里居夫人竭力夙夜凡晨省昏定旨甘之養無所不致其敬而寒暑溫涼雖簟席几榻盥頮滌濯之具無非身親之莊重寡言進退必禮閨門之內未嘗見其忿色而婢僕莫之敢犯凡有進於虞曹公文初前夫人後侍者左右執事惟謹出入庭戶翼如也虞曹公早以名聞公卿間衣冠之遊最盛皓首龐眉退居丘樊蓋軒車之至門者日無閒時而內外親族閭井交識又密於此永寧縣君既亡則虞曹內外廩給

親交往來燕好分賚慶生弔死至于塩醯醴酪無非諸子婦是出公清貧樂施致政之俸薄文初食糲衣麄僅能致其美於是常有不足色夫人亦儒家子盖處虞曹公致政之後而所以奉内外者無損於榮仕之日於譚氏家屬上下無一言之間其能如此故虞曹公嘗嘆曰吾子能為人是以能有婦若此予謫居真陽文初時為郡民掾視予猶兄凡相見問勞之頻近一二日遠十數日未有踰數日不相過文初短衣小冠絅褶皆補綴之

舊而服必端整明潔遠視若新服迫而觀之方知其為敝舊澣濯組紃之工乃能如此文初好賔客如其父承以清白然而賔無衆寡席無大小必時果新物鹵清窖藏乳酥煎滴或乾或濡或脆或柔或為奇草名花珍禽異獸之狀必極精巧而器皿具備明瑩齊潔炷𤅢飲食甘美視時温冷曲得其制造之法而學之者雖似終不及文初席所出者之可愛問其所使乃一麄婢可供蒸炊而已則所謂澣濯組紃與所以待賔客者皆夫人自

為之問其賓客之費疑於廣而君用以足家貧俸薄而能若此何也曰吾惟閨門之内無妄費而已吾之身所服若此吾之婦又有節焉自非奉祭祀賔客不敢毫髮輕費夫公之費其於私也百之十私之費其於公也十之百何也公之費有時而私也無期所以奉祭祀賔客者公也暫有時也所以自奉者私也常無時也人之於常者倍故於暫不及吾於常也有節故於暫有餘此吾妻謝氏之力焉凡吾妻所以居家雞晨以興而家之事

無不遍視若滌若濯若拂若拭若掃洒必身以率下若澣濯若縫綴若補緝若裁剮若果蔬之煎蒸若醯醢之作藏必以時旬必周周而復始舍此則讀書觀古文無事則書畫二事皆精至而於水墨尤有閑淡之趣予每公休無事必與之談論詩書前言往行之醇疵以觀其識雖老於儒學者無以過尤善性理言與其所為相表裏而語意所次若古義烈之士忠端正直節行可稱者必申重反覆嘉嘆再三若有警予之意夜分而後寐凡

起必吾先而寢必吾後雖疲倦百為未之有改其所以事吾親者如彼而所以事吾者又如此不變其天資也不勸其至誠也吾於内助有賴焉應之曰唯嘗以夫人事與人言無不嘆服者以其所為謂宜與文初終老相守而子孫詵詵滿前故每誡人夫婦之不相能者與勸其相能者未嘗不以文初室家之際為美談已而文初罷歸省親曲江既歸四月文初疾病夫人亦病又數日得文初書曰謝婦所為兄固知其詳凡吾外從王事而

閨門之内絲毫不以經于心謝婦力也今亡矣其奈何聞之驚怛與凡知謝夫人所為者莫不相顧失色先是文初歸親滕之累月夫人告寧親歸凌江既而文初得疾書遽至夫人泛小舟冐盛暑歴江之險一夕而至親屬莫不訝其來之速對曰憂念之深不知道里之為遠也由是亦卧病以元豐元年九月十九日終享年二十九歲虞曹公於是亦得疾且甚聞之大慟喟然嘆曰使我宗族内外終無閒此婦也何奪之遽乎後五日吉遂

葬于曲江之豐樂鄉洪義里龍華山之原夫人之葬文初病猶未蘇而虞曹公疾病倉皇遽迫故不及銘其室後累以書言夫人之賢而嘆其早亡自悼内失所賴若無陳訴者予常恠世之人生子女不知教豚彘畜之肥其軀幹而不美以德其知名教之為有益於世者亦不過以教男子而女子獨不教曰婦人之職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曾不思古之人所以能盡為婦之道而至於是詩者孰非學之力哉若男子出入閭巷交際士友尚

可見而識焉若女子者深閨内闥無所聞見可不使知書哉是則教子之所宜急莫若女子之為甚乃置而不教此悍婦戾妻驕奢淫泆狼狽不可制者所以比比而家道不正如有用媒之良者必先此以謝夫人觀之則謝所識何其卓絶能以教子女為務如是之至而詩書古訓之為有益於人如此可不勉哉雞鳴之序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静女之詩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由是觀之古人所以致

重婚媾而慎擇配耦豈徒然哉自非貞潔柔淑恭順勤儉而能夙夜警戒其君子相成以道鮮有不破家亡國而流毒天下者然則人之於夫婦之際可不致重乎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序者達其意曰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予以是詩觀之知衛人以宣姜為患惟其不速亡爾或者人之所欣悅敬慕欲其長存與君子偕老者則中踣而夭

亡抑人之所憂怒恚惡欲其速亡而無遺類以重危人之家國或皓首而兒孫使善惡之報若可疑何哉如謝夫人之亡豈獨其夫家與六親之嘆泣而已也盖其傾夭短折未足深念而十年為婦竭力盡節獨未有一子女可以似續可不盡然痛心哉惜其已葬而不及銘使文初怏怏又有是恨故予為之表于墓謝氏其先本歙人晉謝安之後由諫議始遷居頳之汝陰云

劉公南墓表

元祐三年春三月十有八日長樂劉公卒于京師越九月其孤始迎公柩自京歸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長樂之懐安縣太平里螺峰之原禮也公以行誼動天下文章經術人所師範而五舉進士不得一官以終是以士無賢愚人無遠近異口同音共一嗟憫若造物者之所為無有規準而善惡之報不足依據道義詩書之學疑不足恃者此皆所以痛悼劉公之意而福唐鄭俠獨不謂然天之生物固有小大之分齊而不能兩全者理

使然也與之齒者無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不惟形骸如是而內外之受亦然且已為其大又欲其小天不自能其能以與人物乎夫貴莫貴於道義而富莫富於詩書者也世之人一出焉一入焉假道義詩書以取貴富而道義詩書之途荒矣若乃達而所以致達者不荒則必不知富貴之利樂其居之與不達無少異者為能如此則知劉公之非不達而造物者之所為得矣其餘何疑哉蓋天之所以極窮於其小者所以極成於其大孔

子之窮極矣不極則六經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孟子之窮極矣不極則七篇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今公以一布衣士而名動里閭聲振京國道義詩書之貴富衆所歌詠取而用於今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然則天之所以極我公與公之所享為何如故哀亡可也而嗟憫疑恠則非其宜矣公諱康夫字公南其先自劉累以至漢由漢而後劉姓益大而公之家譜實自唐僕射晏而相傳至高祖始因官而家閩遂為長樂人曾

祖甫皇太子洗馬祖若虛屯田外郎贈光禄卿父弈屯田外郎公幼聰敏不嬉玩與羣兒處意氣獨不類日誦數千言過目不復忘屯田公之為鳳翔幕也公方就傅嘗聽於講席已而誦其説一無遺誤坐者駭惟故西人目公為奇童洎屯田君卒于丹陽家素貧約衆知其然以緡物二十萬置柩前請助為喪公曰是浼吾考也即拒郤之及扶護還家里中親故皆矜傳丹陽事而賻布不敢入公之門公性純孝居喪盡禮蓋年未弱冠而所

以慎終大事者成人有所不逮由是益重於邦鄉服除就學府庠周先生希孟門人數百而公獨見推重丁太夫人憂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血泣終制未嘗啟齒其居家嚴憚遇族親有恩禮女兄令長汀令韓公之夫人嘗抱疾公親侍湯劑衣不解帶疾已而後復弟姪貧窘未嘗不與共衣食急人之難義見于色故鄉人師其孝悌仁愛而公亦以敦厚風俗崇奬名教為已任主鄉校者三十餘載部刺史之至者各見優禮在張公伯玉元公

絳程公師孟尤為知己治平中舉孝廉本道以公應詔
有司以為後時而罷熈寧中五路先置學官廣東之人
乞依上例請以公主番禺學朝廷下其事索公所為文
公進志述二十七篇考為天下首議者以公未仕於格
不合而止異日大臣有言公於天子之前曰劉某者天
下士惜其幾老不得用將有特詔事垂成寢公聞之嘆
曰命也乃盍得卒業詩書晚復主温陵學大率閩中號
為多士而前公主學者或以士人聚散為意而事多姑

息公既名教自任故其所在必有規矩士之精敏勤勵者必見推許而荒慢怠遊者必見斥罰其引經質問雖終日不倦也是以門人多至千餘而擢高科歷顯仕者不可悉數也為文下筆餘千百言若不由思慮而羽翼詩書根柢仁義雖素搆無以過者有經訓若干卷雜文若干卷古律詩若干卷其在熙寧苗役之行公嘗狀其事以為法之初甚良而行者皆失其本大為民害為之圖籍以獻竟不報又嘗擬乙丑廷策其略云去冬今春

積陰常寒陽氣不達恐有以臣議君以子改父者乃致斯譴因具言更張所宜而未嘗示人既亡而遺槀在笥見者感泣公始不為詞賦莆陽蔡公襄勉使為之一試而魁中由是屢薦至戊辰春試乃六舉以恩當得假承務郎前未唱名二日而亡葢預知歲在辰之不利以語門人矣而皇皇如京師尚兾一日之得攄其蘊而天之所畀乃如是其不渝也其豈偶然乎公娶黃氏朝奉郎致仕嘉會之女子四人長知至泉州惠安尉次仲立叔

習季修皆舉進士女五人長適進士陳大方次周孝嗣
三尚幼公之没門人張勸狀其行湛存為之述南安林
洵為之録而温陵蔡彰又録其為温陵教授之功實予
於公有外表之親而夙昔最舊及温陵教官益知公所
以得士心者觀四君之言若符契以公終始壈坎信天
地間一窮人而其所為施之於事親事長與夫恤窮撫
稚訓養豪雋成就才哲發於誠心施於行事無非可以
動金石感鬼神者又考之於苗役圖籍乙丑擬策則公

之憂其君與民為如何今諸門人諷誦緒餘遵承規矱皆可以致主安民又垂之文字而示後之學者治家治國為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道無非與日月相光耀可不謂取而用於今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者乎故予歷次公之所為與其所享以破衆人嗟憫疑惑之惑而表諸墓公身雖壈坎而子知至賢已仕而三次又才性俊良當皆有立於世君子曰不在其身其在子孫斯言猶信

太孺人王氏誌銘

政和六年冬太孺人王氏將葬其子奉議郎吳可權走人數驛之外求以銘其室某固素辱交可權又往來潮漳之間備嘗聞太孺人之婦吳氏中外交譽者顧淺尠無取而生平聞人之片善每每樂為人道之惟恐其不傳以遠矧如太孺人之幽閨深室而譽聞外達為可傳者哉乃欣然聞命援筆而就王氏本瑯琊自東晉肅侯彬始遷于閩其後子孫世居龍溪龍溪分置是為漳浦

人唐末有檢校司空彦昌者太孺人五世祖也當冦亂之時獨能扞禦强梁為邦鄉所依子孫因其資力皆謹樸自守不求仕進太孺人之考益以仁信著其娶卓氏賢淑太孺生於仁信賢淑之父母而資性誠厚自其為女已有邦鄉稱宣德君少失怙恃其祖母沈氏重其匹為之咨訪而内外皆曰無若太孺人者二氏皆德擇故太孺歸宣德之室太孺之婦于吴年始十有七歲吴氏大族太孺上無舅姑宣德之叔仲季皆少而沈氏春秋

高諸甥姪及内外族親來歸奉養省問者日盈門四子
舍迭養與供給賔客太孺人冡婦也竭誠悉力無少懈
倦三室之奉或不足必裨助之沈氏用喜愛日所遊適
多至太孺人有所教飭太孺必歡喜拜受憶而不忘沈
氏彌愛之如己女常曰王新婦孝謹天性也其所進食
吾未嘗不飽此其誠心所感非以咼味之為美也服用
敦素厚人薄己宣德君尚氣義喜交友時有費用太孺
人靡不欣應至於簪珥無所吝惜其勤儉篤實動有禮

法閨門之際整肅和裕故忠州防禦李君亨伯嘗至其家深嘆異之乃約與宣德君為婚姻可權之初室乃防禦君女弟也可權始離髫齔即遣就學于郡厚資其師友已而又諷宣德攜之以遊上庠宣德君捐舍太孺人謹閨闥躬餋養益勵二子以學訓諸女以絲枲内饋為婦之德容而遣適皆得鄉邦之俊良善之家凡内外宗姻小大四五十年之間無一間言惠濟遺賚蓋非獨此而邦人貧困時有賙及終不以為德至於婢妾亦莫不

懐慼可權初任迎侍之官太孺從之已而沈氏没母卓亦亡而曾祖姑余三氏之子孫寖寖零弱及可權次任太孺獨留鄉里盖念三族之衰零時當有以輔助其不逮可權固請不可奪也及可權之為懐安以太孺晚年不當以家事為勞而懐安近鄉里乃聽迎侍居官舍日惟梵誦之為事稍暇即親緣臬緝綴可權為治亭宇植花果庋其為樂無少改也可權固請乃曰此吾少小時事今乃自以為樂與若治公事之外讀書何以異也自

可權初官時即戒之以事君臨民之大節曰汝白屋之家幸明時少第自此惟勤公潔已移孝於君慎無貪躁以貽吾恥辱可權學有所造至今不忘勤苦而收書不厭已所至必保清譽而於民為福太孺與有力焉施散之博自其天性熈寧元豐之交里中薦饑富民閉廩以高其糴太孺獨傾廩庚為糜粥以濟流丐頼以存活者非一二乃今有語及當時事者無不感泣流涕夫人之性孰有不忍獨其力有不逮則已及家富儲峙或蔽於

貪吝至親戚不相顧大丈夫冠佩煒煒口談仁義窘迫之際如視路人使知太孺之如此能無愧乎居無恙一日季女歸寧累夕與同寢宿晨朝猶笑語聞外若謦欬狀暮不應驚起視之已化矣太孺之封政和三年之制也享年七十有七子二長某前奉議郎潮州通判次某未仕女四人孫男女十有一外孫男女二十有八以某年月日葬于梁山之足北碕之原銘曰

孝事王姑如其姑惠施親戚及里閭他方流丐賴以蘇

教女容德為良婦如其教子為真儒閨門肅睦仍裕如
行之幽壺譽邦都兒孫滿前七十餘安寧考終流偉謨
刻石夜臺羞鄙夫彤管有煒寧異乎

西塘集卷四

# 西塘集卷五

宋　鄭俠　撰

## 代林丈到任謁宣聖

道晤於物蔽而有叔季之亂民與禽獸相去一間王於斯時獨皇皇栖栖環其轍于天下如適人之鐸于路者無所不至卒之無一國合乃寓諸六經先王仁義之道已餒而復明禮樂政刑已壞而復振萬世之下父以之慈子以之孝君君而臣臣夫夫而婦婦日月星辰得其

行昆虫草木得其情王之力也逮為天南窮州雕題交趾混錯鳥獸今乃被冠披裳受天子約束官吏得以教治而分領之王之功德深矣某忝受詔命自歸善移守於此下車三日矣惟朝夕所頒布宣諭以臨民吏者皆王之緒餘也敢不虔遵禮典而致欽于左右哉肴觴苾芬伏惟尚饗

代釋奠

周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當是之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中州之民其不胥為夷狄禽獸寡矣惟
王獨於其敗壞腐爛中極力而起之使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不遂淪沒於地而萬世之下以生以育以衣
以食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與天地相終竟而不可傾
搖破敗王之德也某為一州長於此方春之月雨露時
至草木滋茂惟王之道在其俯仰之間一昆虫草木之
細孰非王之賜是用齋祓其心潔豐粢盛祇率僚屬以
仲月之上丁而行釋奠之禮焉伏惟尚饗

秋釋奠

秋之令涼風既至霜亦時降百物登實獺魚豺獸皆有享也况於人乎是以有思親者以思親薦有功德者以功德報王之道其在萬物葢不啻天地父母於是之享不亦義乎是故凡有國家人民不以大都小邑皆以是日明禋于我王凡以為民物報生成之賜也夫惟萬物莫足以稱之斯謂罔極之恩莫報之德俎豆斯列牢醴其潔以將至誠而已伏惟尚饗

代林文再任謁宣聖

色聲臭味逐逐於外而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能使天下之人不夷即禽詩書之教所以開民聰明自其迷惑而返於其初故凡為天下國家之道儒術為先所以厚人倫本政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由此其選也周之衰其夷且禽甚矣微夫子之力詩書之教將泯墜於地而不復振後世雖欲聞先王仁義之道其孰從而求之故不啻天地父母王通嘗言之矣某為郡於斯惟

公家大小之事一有成法而裁決處置斟酌以宜未嘗不依於王之教天子不以為大不肖俾之再任是依於王之力也涖事之三日謹以禮謁惟王其降鑒而始終啟贊之

代謁諸廟文

國家所以待天下善惡曰賞與刑而賞刑之所及耳可聞目可見而已若幽晦冥昧聰明之所不至非有神聖不能伺視故吏執刑賞而神司禍福所治實以代天福

善禍淫而與吏相為表裏吏與神其相待如此某不肖朝廷以其讀書知道累官至于州牧自惠移連下車臨事已三日矣推神與吏所以相待者是用祗率成典以誠薦告

代林丈再任謁諸廟

幽與明夜晝之道也未有夜之弗晝何為明而無幽神任職於幽代天伺察正淫而禍福之故血食於此太守任職於明代天子伺察善惡而賞刑之故禄食於此為

善惡於明太守取而賞刑之其行諸幽則賞刑所不至而神禍福之神與太守所治不同而為道一矣某為郡於斯惟公家小大之事一有成法推行天子法令以致之民不敢懈也至於事有許奪輕重不敢髮絲自昧于方寸凡以閡通神民而莫有以啟沃之苟全初終知為厚幸而天子不以某不肖俾再是任神之明靈其有力於某至矣涖事之三日謹以禮謁祠下王其鑒之

代英州城隍廟慶祭

城隍內營外扞使居有所恃以安而乘罅伺隙之人無所啟其心其有功德於國與民甚至而廟貌圮壞踰歷年歲蠹梁腐桷墜瓦盈地風雨飄揺延及陛幄某初至郡因以禮謁祠下瞻仰之際盡其痛心固神之於人有不可知不可見之功德而予又不忍重勞民以求安完然而承上化之流務使民知本反始不忘康寧之所從來者宜如何哉是用申請于上得遂所乞僅可殿宇而民吏之有知者翕然樂輸其力不踰月堂序翼張旒冕

星煥前几筵後帷帳輔佑承使左右内外然後衆知所依仰而吏慶于府民歌于路其樂成如此神之於人情豈遠哉於是率郡屬嚴鼎俎之薦伸慶祭於斯日神其鑒兹用保明享於千萬年永惟朝廷靖熙民物寧阜内外上下和懌而成之固有磐石之安是圖葢古之仁知聰明之極雖夗而猶不忘為天下福神之類也尚饗

代祭社稷祈雨文

古之建國左祖右社示民之生必本其先而衣食所本

土穀而已而聰明仁惠能出力以平險阻教耕藝皆得以配享無窮推迹所崇不其至歟大海之傍連年焦旱細民艱乏至於妻孥併棄莩殍於道可為痛心者今歲為甚幸而春夏足雨以為秋稼稍登即病悴遺民可以少濟迫兹不雨又且逾月誠恐復如去秋則民不𨓜類憂慮之深殆廢眠食以某忝為長也神祀有常典而旱溢祈禱首著于令豈非輔祐朝廷衣食民物有從來乎夫賤者力耕耨貴者勤勸相此則人之所得而致若乃

叱呼雲龍奔走雷電嘘翕俄頃滂沛田野使枯槁將死而復生非神而誰能是用潔蠲齊宿以為民請惟神臨之

## 代龍潭祈雨文

祀有典先王所以勤恤民隱謂夫非人力之所能及則惟神是怙國家尊隆禮敬近者制勅凡名山大川能出雲雨神靈顯赫者所在咸以名聞神於福清境內標表第一凡以靈異卓絶自有是邑以來歲時災害苟以告

者未嘗不蒙休應其功力在民者甚著以去歲蝗螟為害今春麥不全收民極艱乏幸而耕播之初甘雨屢降民究其力以赴田畝原田高下蒼翠一色乃自仲夏至今不雨矣數日膏腴坼裂苗稼黃瘁民心遑遑小大憂恐若旦晚填墬溝壑者神於此時得無深念乎某為宰於此固才力有限而小大之訟分決裁處不敢不盡其心其有以致咎罰于有神者願以身當無禍吾民物為也乃其寸誠發心如一燧之在爐亮神之指呼風雲馳

走霆電化焦熯為清凉變乾暵為濡澤俾民易憂以懽且死而生望易於一燧之在爐也然則何憚而不為哉此某所以祇祓而來告

代祭雷師

雷天之威令震發潛伏使勾萌畢達而幽蟄並啟號其悖驚恐致厚福雷師之於天下其德如此所以輔相國家者至矣夫先王之為禮法施於民則祀此雷師所以在祀典而為州者將以庇護千里之民物使之出入以

時而物遂其宜者也方兹東作則所以為千里祈致祥順其可以不逮乎是用遵修禮典敬以誠告

代祭風師

天生萬物而風以時發生長養成就而歛藏之和而為條祥肅而為凛冽其清微時順或不鳴條一怒而飛屋拔木皆風之力也而風伯主之州之有守所以牧養千里民物而使之無不咸得其宜而時生時遂者也方兹歲春所當以萬物生育之端請祈于風伯者其敢後乎

是用祗飭禮事以伸敬告

代祭崇應公祈雨文

民之所事明則有官長幽則有鬼神凡以其於已有庇護而使之不失其所是也泉濵海之國土隘民稠壤地磽确稼穡良苦所頼雨澤以時降否則焦旱不收既已仍歲民流徙以轉溝壑多矣幸兹春夏甘澍饒足禾稼將成近復不雨誠恐枯旱復如前時民何以堪故不勝愁憂而至於不眠者以某忝為長於兹也惟神聰明惠

直廟食于是而温陵之人家有嚴饗雖稚兒女子無不知依神之明且靈非有大庇護之力而能使之若是乎夫聖賢之舉也義而義者時而已矣有大庇護之力而不能於此時未見其為義也瞑雲藏山龍託淵歎呼吒俄頃傾瀉川澤萬室之衆同一欣喜神豈無意乎此太守所精誠來告也

代祭顯應王廟祈雨

民所恃以生者食而稼穡之待雨澤亦若是晉江仍歲

焦旱細民艱食而至父子相棄流移甚矣矧𦘕死于道不可勝計乎幸而春夏雨澤稍足以為今歲有豐稔之望饑疫遺民庶幾少濟涉秋而來復爾暵乾誠恐又如去歲則民不聊賴夫叱呼雲龍驅使電雷此神所從容而餘力原田坼裂苗稼枯槁萬室焦然此則吏所經營之大急以有餘濟大急固神與吏相為表裏以佐斯民之道也故敢精懇而來告焉

代辭廣利廟

某學識淺陋乍得兹郡加以南北遼夐人事不相諳悉是豈能周知事物利害而舉措曲直一得其宜哉曽未及期事叙功即雖不足以盡善亦可謂粗完神之賜也惠陽不理上司欲不肖者往葺之辟書上聞朝議可之既拜新命遂辭兹土惟神之德天覆地載烏乎適而非在哉樽酒告謝而已

代林公祭進寶廟

進寶血食於窮荒峭岩之峡間而靈應之稱聞於四達

非神聰明正直左右有德而禍淫邪者猶日月之在天其能如是乎某為郡真陽學淺術陋惟夙夜祗奉條法戮力公家欲德施下及於草木昆虫如古循吏而未能也幸而公私安寧罔有虞悔部司以惠陽闕守遽茲辟薦詔書且至腰帶舊印手捧新符非神於輔佐隂有巨力無至此也惟麾守所縻久矣欲至祠下而不可得今茲輕舟泊岸得以周覽山川風物之勝而焚香奠酒躬叩冥寂意豁如也重惟神去斯世也遠矣猶日思為上

下福某食禄于國往為守長其敢懈乎在人則有東西南北之限若神之道其何適而不在乎潔羞陳禮物有窮盡而嚮服之誠與神之無分於東西南北也等矣尚饗

賽謝明化寺土地文

俠以上書論時政闕失得罪於朝天子以為其情可憐不忍糜以湯火貸其萬死而投置於此方其手携妻孥奔走萬里以來於英英人上下舉無半面之知者艤舟

江岸栖栖如也俄而有室可居以有明化寺故也寺前高後卑無山阜可依無松竹可庇言隂陽者以為非所以聚人之地室敝而將頽過其下者惟恐壓焉垣圯而不築可攘臂以入叢蒿茂草蛙蚓之所居敗壁腐楹虵虺之所伏人而居此能以久安乎故某之始居此人有言某僧以罪死某人以病去人久不居故頽敝至是殆土地伽藍之神為之也俠應之曰厚地至大至廣而神之所主各領其一方以伺察善惡而禍福於人夫土地

之神以安人為任人安而神之所居以完饗祀以時神所以治職於下而歸報其上者此也豈有擅據是室不使人得安寧人亦何求而為是哉且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不妄故也夫惟聰明正直而不妄故亦惟其類己者是喜上天后土之所以使神分此而居以伺察善惡者亦謂其惟聰明正直而不妄者是與也侯雖不肖不敢自比於聰明正直抑所以事君親者不敢不盡其心知法之於民物不便屢請而不已不敢自昧方

寸以茍避權貴而自容至於與大臣矛相齟也達官美職人之所欲俠不敢分毫覬于心居有宮室行有輿馬禄豐用足妻孥喜美親屬交舊賴有取足人之所樂俠棄之如涕唾怡然而來此神其亦曰鄭俠者果何求為是哉如俠不正不直以自叛于道則神得而殛之如果在于有道當力輔大公祐以釐福然後可以上稱皇天后土之所以委神于此者夫豈得悍然固有是室以與人爭居者哉是必不然故力排衆議與稚妻弱子晏然

居此而無畏者以不自疑且不疑於神也既而生徒四來布湍寺宇整歆易頹誅去蕪穢移堂以室闢墐而戶惟人是便神未嘗預焉英之諸公自太守下至掾尉及士大夫之道英而南北者與夫英人無貴與賤貧與富凡粗知義者未始不予識而無一間言生徒之來學迷者悟汙者潔怠者修晦者白雖未大成而人人嚮方矣稚妻弱子與夫不肖之人內外僕妾以數口迄三四年一無災患然則前高後卑無山阜可依無松竹可庇非

所以聚人之地與夫人不得以安居果何謂耶由是知神果聰明正直而無妄而鄉之不得以寧居或以罪死或病去非神之為之殆人之自災也抑神不幸而遭於是使夫不知神者不得不置疑也然此佛寺也而以儒久居之與夫儒宮而僧居之亦何異乎是用不安厥居而卜室以遷然則使得以寧居而至於有室以遷神之力也今夫與俠始終有力未有如神而知神之為聰明正直而無妄未有如俠神與俠幽明有殊而為道則一

道也是用潔其罍樽佑以有果為文而來謝惟神饗焉神其永終斯道而助天地福善禍淫

祭韓文公

先生以一言忠梗悟其主於四百餘年之前獲罪而來此當時之民蒙被厚賜以至于今推崇嚮服如一日蓋道之為貴未始不如是也若夫文章行誼粲然在編簡史筆者此固與日月爭明鬼神爭奧宜乎天涯地角聞風嚮慕某非憒然無識者則其為師慕明德者豈一

日適過祠下敢陳酒脯之奠如釋菜於其先師者之禮焉

祭葉成甫文

俠以清酌庶饈香茶餅果束帛緡錢之奠敬祭于成甫長官之靈而言曰舜之所以涖天下曰慎徽五典而五典之説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葢抱陰陽之冲與萬物相出沒於覆載之間而有以自別於禽獸五者而已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

無别長幼失序然而天下不亂不相率而為夷狄者未之有也而朋友之信實配四者以為常其在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棠棣以燕兄弟亦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卒之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作詩者之意以為兄弟妻子之際能如此其和者由其有朋友之益也今夫士之所以立身行道之本自事親始而事親不悅不信於友也悅親有道不誠乎善不悅於親也是誠

於為善而有以恱其親者又以有朋友之責也然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未嘗不出於朋友輔已以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兄弟以怡怡于内朋友以切偲于外入有兄弟出有朋友此恩義之所以至人道之所以成故仁義禮智而載之以信曰五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而載之以朋友曰五典兄弟以急難朋友以燕安朋友以樹道兄弟以禦侮朋友者吾之陪兄陪弟也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謂我兄者吾斯弟之矣禮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謂父之兄弟曰伯父叔父謂母之姊妹曰從母而伯父叔父之妻亦曰母謂伯叔之兄弟曰從父兄弟謂姑之子曰内兄弟謂舅之子曰外兄弟姨之子曰從母兄弟古之人如此者非有所薄於父母而均其敬於諸父諸母非有降於兄弟而均其愛於諸兄諸弟也為其近之也故敬諸父諸母謂其近於父母也愛諸兄弟

者為其近於兄弟也古之人厚矣以謂於所厚者而止為未足故近之者亦厚焉乃所以致其為厚也今之人於其所厚者或薄焉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然則敬愛之道在所推而已敬諸父諸母為其近於父母則敬父之執者為其近於諸父也愛諸兄諸弟為其近於兄弟則篤於朋友者謂其近於諸兄諸弟也而相視若道路然非薄於親者不為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

也然則於父之執不敬者可謂之不孝矣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門之外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後不哭焉孔子於朋友死而無所歸者曰於我殯古之人其於朋友之際如此以所哭之内外知父之友於己之友又有間焉所謂僚友執友者其名殊而實不異也何則位非相統涖則所與並肩以出入公府同力以夙夜王事危難同憂安易同樂疾病相扶持有無相賙恤其義不重乎而相視若

道路非薄於君者不為也然則相與於鄉黨者朋友也而厚焉厚吾友所以厚吾親也相與於朝廷者朋友也而厚焉厚吾友所以厚吾君也於父為友而子又曰友是父子並行也成甫於吾父為僚則成甫於某不曰吾同僚之子乎此所以成甫於某為一歲之長而某以丈事成甫無疑也古之教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父之執則敬而於執之妻不敬其可謂敬父執乎此所以謂十一縣君為叔母無疑也謂舅姑從母之子

兄弟姊妹則父之友其子不曰兄弟姊妹乎此所以謂成甫子曰弟謂女曰妹無疑也故謂成甫丈者為成甫之近於吾諸從伯叔父也謂十一縣君叔母者為十一縣君之近於吾之從叔母也謂子曰弟女曰妹為其近於吾諸弟諸妹也是以拜伏祇惕不敢以戲豫若在所友而不敢以友友成甫者如此而人之不知者以某於成甫何求而不知吾所以區區者凡以致厚吾親而已成甫其以為然乎成甫之疾某弗家以奔走醫藥扶持

營療百為而卒不克救不敢自以為無罪誠以有所不能致不得不為未足也豈公正慈惠忠厚明恕真古所謂愷悌君子者而上下左右當隂有輔相獨不肖為當致力乎仁則壽不仁則夭君子常福小人常禍果何謂乎嗚呼成甫司命者如可見可以與之舌辨尚當為成甫直此抑古之人以為各有所職而不相治者謂仁義忠信我所職也而吉凶禍福物有司之仁則壽不仁則夭君子常福小人常禍順此則彼得之反此則彼失之

得失在彼吾無預焉是故置之於無可奈何曰命而遊方之外或至臨柩而歌於成甫之亡獨不得不潸然出涕者以成甫有子夭喪而五女皆幼未識事成甫奄忽化去叔母獨力如五女何尚賴謙甫在曲江寄柩報慈請叔母挈五女含哀以趨謙甫急所依也人之大事莫大於嗣息叔母遺腹出此月其必貴子曲江之行今日登舟來日告違晚遂啓途益欲叔母早到謙甫治所妯娌相倚產卧中有人照顧也成甫有靈力當輔相使舟

航平寧無風波驚恐之虞旬日達詔所須合藥一如所教樽酒盤肴衹用納約成甫其尚饗

祭文舉

嗚呼文舉學至於窮道淵源貫穿經傳啟口肆筆皆足以羽翼聖言扶持政俗可謂明矣行至於不欺幽明不侮童稚孝悌所感通於神明而鄉閭推尊子弟矜式可謂誠矣惟明與誠聖賢事業實備於文舉之身是以修之窮閻而在上之明且誠者能以文舉姓字達於朝廷

使終身府學而獨於文舉惜一官命也然壽踰七十始終明白無一玷缺古之人有以是為至足在己無憾人亦不以為憾豈不以至富至貴為在此乎樽酒盤飧對影號慟為夫抱憂閭里不得去時為文舉一言別耳

祭安之

俠以言事獲罪方姦邪側目思脯其肉而醢其骨親戚故舊有不相顧而安之遇我於此美言厚禮既嘆且喜益未嘗識面而一旦相值情過戚屬治明化之堂以居

我曰使為介夫得罪予之願也當此之時有識如安之者幾人即夙夜多事竭力盡節誨人不能賙人不足恕人不克助人不逮朋友有急難横身以前當今之時有義如安之者幾人耶惟忠厚明白愷悌忱義謂安之宜眉垂白毫尚享榮禄豈意至於此而弔公之孤拜公之影哉天涯一官聚指三百内外之給其費相值俸廪朝入支計夕空義不居財安之為甚靈輀北還資用無幾子女幼稚其將安依當今之時復有貧如安之者乎公

嘗語予曰所以區區仕途當得榮贈考妣斯已矣而甫升朝序遽掩靈棺斯願未酬黃泉莫慰當今之時復有不足如安之者乎然則所為如彼所遇如此天之厚報必在公後以聖淵之老成而諸弟能服膺先生之誨言豈有男子十數皆堂堂數尺獨患公之後無挺然立於時者哉惟窮旅薄幸所以遇公者未久遂有終天之别能無自痛而嘆夫良善之不甚幸於世哉樽酒盤肴欲公之來歆之食之如平日也能無以其微薄而鑒其誠

心乎

祭蕭仲翔文

士之先後或千百世猶之齊年而比日士之南北或千萬里猶之並戸而同室非夫道同氣合誠之相照如日月而志之相契若符節則不能也世之趨走聲利炎涼反覆其比肝膂而心楚越者不可一二數况久且遠耶如不肖齟齬於時方負罪天末平常相與促膝執手道心膽事如兄弟者一旦皆道路人仲翔於我無一日之

舊半面之知乃不遠千里以書致相愛之意其眷與之
密嘉奬之過或對面不如啟緘也於仲翔所存果有不
倚於正而其見我於心臆之際有不白而志之所之有
不同其能如是乎且盛年休官擺脫塵坌而幽棲林泉
以養冲素故以壽考期君方幸旅中無事時得書問往
還當以詩遍詠君家池榭葦竹至於盤盂几杖之類使
雖執手日遊其間者無以過也而遽以亡訃其何以慰
旅人之望乎嗚呼天地夢幻也萬物夢幻也我亦夢幻

也惟不夢幻者為知吾未嘗生未嘗死廓兮寥兮謂之無知而不知無知之為真知閒兮絶兮謂之無物而不知無物之為真物仲翔仲翔君已夢覺向之所得固不一縱君英明復能為我取夢中之一物乎知無一物可得則知向之紛紜者皆繆我之物也知其繆我則俯仰回環一無所係而後能無復夢此予所以致享于仲翔也不以酒食以此

共伯禮祭執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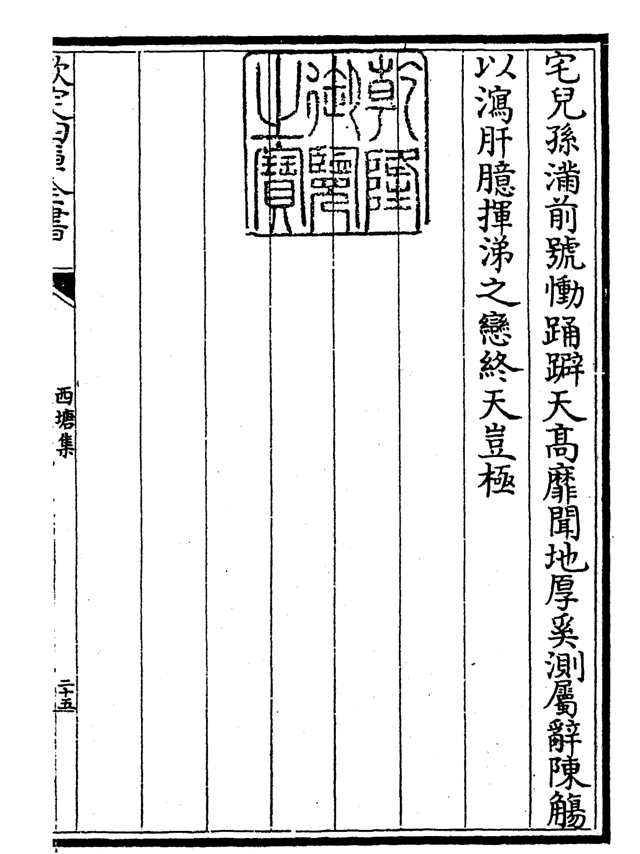
公孝弟忠信樂善不倦者不俟朋友之言而人諭焉三十而後調官二十載之間三為部司一典郡事政之善美在人傳誦齒方艾服此正令人醺酣鋭進如孰醉求酒之時公獨浩然果决求退故能養高丘樊流譽邦里清素之節可挹可嚮老氏所謂知足不辱公之謂也臨終慷慨無所顧戀辭謝親故留偈而去仲尼之歌梁木尸棄之明聚沫殊時一意俠等素荷交照知公行李若此夫復何憾憮然陳觴如送别者人道則然也

先考辭堂祭

道於言易行之者難大人於道行掩其言物貴楨質人貴忱實大人之誠不欺暗室大人事親某不及見愛敬之篤稱于邦縣侍于伯父如子承考食云則食坐云則坐隨行不肩席必居側怡怡欣欣未嘗失色視伯父疾憂色如漆衣不解帶四十餘日惟期之喪齊斬同戚事嫂如母撫存諸姪仲姑之身累得重病每於垂死復其性命由親扶持必迎以歸百金易劑千里求醫敬遜之

實由孝而推爲弟如此事親可知忌日之哀淚如綆縻乃知鄉評於人不欺閨閫齊明政猶公庭曾不數歲家道用成蒙童初誨赤子在襁其間六人或提或抱當此之日喪其良匹惸惸鰥居不忍繼室親黨屢言曾不聽恤其懲伊何高宗尹吉朋友之際其交不妄白頭如初信我忠讜凡此數者人鮮能備大人行之有餘而易困躓場屋迍邅宦遊怡怡樂天未嘗怨尤懸車掩門因謝世塵優游園林十有五春左攀喬松右揖回賜於世何

求恩榮自至魚佩朝章輝照龎眉匪天相道何由致之人生百年七十者稀齷齪龍鍾夫又何為大人之德衆中丘山信于朋執香掩芝蘭儼然若思舉措靡輕邦邑之人敬猶神明以兹壽考為鄉閭師厭世而升何慊期頤惟是不肖區區一官荒翳蘭陔凄凉膳餮迨兹抱疾奔忙東歸一無所及遽焉永違嗚呼哀哉騰雲矗矗前溪横緑夫婦同塋兹已先卜月在析木辰直癸酉地闢天通亦惟指授旍幢有翩輀車既飭捐兹僞館歸彼真



宅兒孫潽前號慟踊躃天高靡聞地厚奚測屬辭陳觴

以瀉肝臆揮涕之戀終天豈極

西塘集卷五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塘集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 西塘集卷六

宋 鄭俠 撰

## 上王荆公書

俠惶恐百拜再啓史館相公先生仲冬凝寒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俠於眠食想望盛德中忽前日一得拜塵馬首瞻望光采伏蒙先生存問撫恤惻人之誠達於顔面益進而欣欣退而快快以自尤恨者數日不釋以浮光不遠千里而來以為日得侍立先生几杖之下問疑辨

惑庶幾於古人道學有以到其一二耳今則如此非命而何日惟力輔大政取頽綱漏目於其已敗壞而振起之盛大之業與日月相為照耀矣俠無助於門下者也而門局圈繫不許出入是以先生之耳無俠之言先生之庭無俠之迹獨不以此為懼罪於門下者以先生所以遇俠之厚不在於此也他人之學於先生者文章辭語進退舉蹈之間故其為功易而取効速俠所欲學者學先生之所難學非文章辭語進退舉蹈所可到者既

不自量其力又不得親炙於前是以久而未獲勞而無功夫先生之文章辭語進退舉蹈皆先生所自裁抑而用中於民者豈有異於人哉此人人所可得見而易學以求合者乃若先生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若黍米大而圓明瑩徹上可以通高天下可以達厚地而旁無四方此人人所不可見而難以合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所見於孔子者如此已為不可得而聞況於行之合於性

與道求之於黍米又不可得而著是豈趨利亡義乘勢爭便其心不得以少息之人所可得而學哉今先生當大任秉大政天下之事惟所舉天下之才惟所任若器之方圓無不適其所以總統綱目若所謂提舉某事察訪某事鈐轄某事者皆君相所寄耳目腹心於是人者先生亦以其不可易見而苟合者求其人無以其文章辭語進退舉蹈之苟與我同者便以為其人真與我同一付之權任雖先生之子弟不得一言以間其毫髮誠

見先生不能無誤也俠每見朝廷舉一令新一事未嘗不與三代堯舜同其仁凡命令之初下士民稍有識者莫不歡欣鼓舞以為真得利民之術而太平可坐致也及行之未幾往往敗壞民吏厭苦至於顰眉蹙額而後道良以貪繆之人急功而要利督促以成就不念民之休戚勢之緩亟可否使君相雖有利民拯物之心與夫至美至善之法不可以久行豈其苟學以求合於先生者其事繫於面目聲音笑貌之間其心乃無廉恥暴戾

而貪忍曾不若禽獸者先生亦不得而盡知也耶佚請試為先生言夫法之至美至善而貪繆之人所以敗壞之者先生不必目自見而後可以盡知其不為便也且如青苗一事是法之美而善之至者也始某於浮光見朝廷議行其事固常與民吏士大夫辨其為利矣其稍有知識者亦莫不以為善及行之期年則可厭矣何哉青苗之法本以民之窮乏嘗以新陳不接之際每倍其息以貸於人故官為出常平錢以貸之而只取二分之

息所以抑兼并而蘇貧乏莫善於此然民之闕乏而借貸於人者天下固常半矣而稍稍溫燠能儉克勤苦以自足而無所取貸於人者亦嘗半吾之心果在利民非有取利於民皆聽其自來而與之法不曰召人情願請耳及貪暴之吏急於散而取賞則曰某縣民若干散必若干某縣爲民若干散至若干不然者劾奏而令佐亟於承命以求知於其上又巧以强與若某鄉某里某人不請則旬月之下必有他禍者且不可解及其催納之

際亦莫不然則盡一州一縣之民無有不請青苗者是

曩之果皆貧無不借貸自足者也是法雖聽其情願其

實强而與之者常半至於收成之際又不稍緩其期穀

米未及乾促之已急而賤糶於市而曩之利十今不售

其五六質錢於坊郭則不典而解其甚者至於無衣褐

而典解是法所以蘇貧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

矣夫如是無知者便謂青苗為不善不知貪暴之吏壞

之也至於免役一事比之青苗又其善者國家以民之

勞於從事而破壞貲產以陪備公上且無分限可準每歲令出免役錢比之舊所費百不及一官以其所入為雇游手之民以充役而游惰之民又得食其力於公謂此法為不美是天下無良法矣某始見此法欲行因以比之青苗為最善今聞貪暴之吏校民之產有類其椽之多少而量其長短計其牛羊犬馬雞豚狗彘鉄爐茶坊獸罝魚笱食器眠具莫不估價出錢以助役不知朝廷以收到免役錢除每歲雇募工役調給官員得替赴

任人工及津置綱運外其錢更欲作何支用而取之如此其細且悉周且盡略無矜哀惻怛之心以及夫無衣褐饘粥者是又貪繆之吏壞之之驗也凡此皆俠所目見耳聞君相所不得而見聞者姑容其如此若聖君冕旒之下先生聰明之前亦有如此者豈有簪簡㶢目便無一人是忠義之士略不以聞左右哉誠以先生所信任者既以為其人實與我同則彼雖赤誠如血其言必不見聽且如府司免行錢是與免役錢不異其善如此

在使之愚以為朝廷誠以利民為心則宜較其所費之多少令舊行之最豪大者不過出每歲賠費之半已見大濟而令其舊行之貧弱者一例免放可矣必不得已而使之出錢宜亦欣然聞命今者令細民並相糾告不以舊曾係行籍但持一物而賣於市者莫不出免行錢至於麻鞋頭髮茶坊小鋪皆朝夕營營以急升米束柴而不贍者今無不勒出錢以為免行則彼舊非在行何免之有何以為寛民之力哉又如門司商稅院舉用倉

法取商人舊來行用之半以給公人食料等錢及公用事雖至小其於通利商旅往來為美利固不細公人輩既用倉法不得乞覓安有不收之稅使以為此法既行為上之人便當覺察諸門及在務苛細不務寛大底事尚無有此舉果使公人輩多方搜索内外嗟厭得提舉市易務司劄子令不得非理解拆客人車仗三司辭公懲誡其一二方稍戢斂四方商旅士民出入者靡不欣快而歌道之又擘畫一貫以下稅錢不以是何名色盡

令在門收稅五七月間陡見稅額增羨豈意前者以增羨獲賞後者更加嚴峻日務增一日月務增一月人務增一人至於剥削根究唯務盡稅則前日之事無復存而法又將可厭而壞矣且如開倉法立條只為饒潤客旅耳法未行時諸門入務之物皆從大商其人自不以些少稅錢冒犯公法唯小商及火下在門麤重之物十或饒其三四亦有以價輕稅重不得不饒者實所以寛夫天民之窮餓以宣發君相之仁而使之知君相所以

置某等於諸門如此而已故倉法未行如此既行之後亦如此偶以本門有稅長連紙者其額每一千稅錢五十足攔頭輩以為務例每一千收千百五張稅錢自取條貫遍檢無此條取則例檢之又無以其無條例遂不敢行祇領依條每一千張收錢五十足不知舊時紙在院稅時盡於稅院左右貨賣諸處紙鋪盡往彼收買及於諸門收稅則客人就便盡得貨賣紙鋪有姓劉者舊時稅院前賣紙主人也以不得賣紙遂以此告本門不

合只將姓丁人紙每張只稅一張本院行遣姓丁者及攔頭公人輩各禁繫五六日科斷近日有永泰門以大商火下有些少物在門收稅薄有饒潤者自九月二十七日禁繫至今未經了絶則諸門並無一文敢擅行饒潤是見之無不收收之無不盡惡在其為寛恤哉今試言壊法之處且如木炭未行倉法時每馱稅錢十五文今收三十五文香附子每担收錢十五文今一担稅錢四十文黄蕪中褶席一領只賣一百文以下錢本額稅

錢二十文舊為其如此每五領收一領豈敢復饒其餘麤重如此之物不可勝數又市利錢舊係務納者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則是半斤𥻘只稅四文却收市利錢八文他皆類此天寒氣凜早晚遇有貧窮者忽担得些少如此等物或時只據在身所有錢數便與收納今者盡收不免勒令脫破衫弊袴以解典質當於人以納稅錢人又有不肯解典之者往往嗟泣歔欷誠有所不忍視者某每每為出稅錢放令前去嗚呼為民父母而

使之如此惡在其為民父母哉此又聖君冕旒之下賢相聰明之前貪暴之吏敗壞良法之明驗以夫冕旒之下聰明之前便有如此事安知四城門之外九州四海之遠其無剥衣解襦質妻賣子而咨嗟涕洟使人有不忍視者哉今湖北用兵自去年供運至今不休不知其費用幾許千億而鳩聚三五萬人以攻二三千之溪蠻先生以為是果勇敢知兵者哉夫以二三千之溪蠻果犯義不順以吾中國之義道主上之明聖宗廟社稷之

神靈誠得一忠義惇厚之良將不過率三五百敢死之士人持升斗之糧操挺以臨之則區區之蠻可在掌握誅其一不義首領而餘黨相率請吏於天子矣今其搬運帑藏無休以聚人無窮數調湖曲數州之民使之不聊生不知果有大於此者又如何抵敵想其妄心只欲勒功彝鼎略無羞赧愧恥之色而非議怨謗道路嗟欷此皆貪繆之吏壞之不可不思念也今歲蝗旱深冬無雨雪亦怨嘆之氣結聚而為此先生誠得一腹心之人

以其所存如先生一二者使之取天下貧窮凍餒實無可出助役錢者削其籍與夫稍能自足而不願請青苗而官司强與之者叱而去之府司舊非係行而出錢者一例放免商稅務如有透漏商稅只得一日內斷遣不得非理寄禁如事有會問交加亦不得出三日出三日重其罰其餘諸司亦有如此可立便斷遣者事如之而令諸門所饒放稅錢實貧困非大商賈有勢之家所饒不及五十文以上者不得於商稅院收稅錢收稅之限

不及一百者與免市利錢此何患法不久行行之民不得利哉某學非足以知天人之際以夫詩書所道如此固足使夫和氣充塞時和歲稔甘露瑞雪時降矣書云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誠以天子之德無小一人有德而萬邦賴其慶矣天子之不德無大一人向隅而泣則天子之德有所損損而不已則有墜宗之事矣天下之慶在天子天子之舉在先生豈有聞此而不動心哉伏惟俯賜聽察則萬姓幸甚

上致政歐陽少師書

某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嘆讃之深也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去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世之卑汙蝕

於榮辱之途利於名位之高煢煢暮年莫知歸息此聖人所以深戒後人遂以懸車為盛事休止為美德此皆聖人之高致人之所難全者今少師有之少師文章與日月爭明與造化爭功垂之簡策播乎不朽少師之道進以為時退以全終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少師之進也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少師之退也少師功名卓卓東西南北之人無不知而進退之與六經聖人合如是某也少而知學聞古之人亦有如

此尚終身悅慕恨不得一見其風采況身生少師之盛時心服少師之盛美得不恭拜門戺之下一伸禮見然異時登少師之門者皆搢紳鉅公道德明秀騫淵原憲之徒今日登少師之門者又青雲層霄離世邈俗喬松抱朴之侶雖曰某也學淺論卑塵冗趨走之人竊不自揆潔已以進庸非僭躐雖然太山藏玉珉石兼容鉅海朝川畎澮同會又以見少師之宏量矣干冒鈞嚴皇恐俟命

答歐陽孚仲表

俠拜白孚仲閣下便人西來辱書一通辭意稠重甚非不肖者所宜當以慼以愧道之於天下猶之荒忽之邦殊常異世人所罕識之物知者取多似知似不知者取少而不識者疾走而弗顧視夫貪多務得勤取而不厭者反愚詬而癡笑之何則目能視則所未嘗見也耳能聽則所未嘗聞也鼻所未嘗嗅口所未嘗味以為金則不鏗鏘而清越以為珠璣則不圓潔而璀璨其不妖即

怪不剖擊而焚燎幸矣必所謂視之所不可見而聽之所不可聞而嗅之非香味之不甘不疑於金玉珠璣昆昆侖侖而常無物者哉今夫俗之所常者布帛之可衣魚稻之可食金珠之能使人富爵禄之能使人貴爾欲無寒斯取布帛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饑斯取魚稻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貧斯取金珠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賤斯取爵禄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故以温則衆煖而獨寒以飽則衆肥而獨癯以富則衆

足而獨貧以貴則衆達而獨窮彼以為非愚而何而皆莫知所以使爾無饑寒貧賤者乃衆所愚者之所獨得也故以為寒饑貧賤則我拙以為使天下不寒不饑無貧無賤則我工彼憎而不知宜乎相與羣聚嗤焉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為不肖然則欲為道得俗之所謂不肖者

而俗之所為肖者皆未足語道以俠不肖方欲勉强于
兹以取衆所不肖是以衣冠相與笑于朝而販易相與
笑于市往來相與笑于途耕耘相與笑于野猶自以為
未足恐恐然惟懼得罪于大方之家莊生曰千載之下
一遇解者是其旦暮遇之也而閣下者何如人乃不遠
數舍致書勤勤情極意至輒以古人之道期我豈意遐
陬窮徼乃有閣下知大如此哉與夫羣聚而笑我者遠
矣非有殊常異世之見其安能若斯信夫海底珊瑚沙

有金而蚌有珠吾今而後固不敢以山川林谷相士謂其無人焉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閣下其好而樂之乎自周公孔子孟軻揚雄以降皆閣下之師友何必與不肖者相見四人者不黯而黑不晳而白不親不疎非遠非近子以子之莫往莫來者往來四人間則所以為大者在子而不在他人矣言不欲繁衹以致謝惟亮察不宣

復李君實知縣

俠頓首復啟君寶執事數日不見傾企無量昨晚辱既以書勤勤累幅情腆誠至惟不肖不出之故自非親愛欲時時而見之觴酒豆肉不能相忘何以及是某固常語人曰朋友人之陪兄陪弟令君寶之於不肖雖同胞共腹之親愛無以過豈特陪兄弟也哉雖然某不出者其事有三君寶未之知故不得不縷縷於左右何謂三一者觀書二者省事三者治療疾苦所以老於觀書者其心以為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

帝遇王而王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故以孔孟之道救衰世之弊而不可得於是有老莊之教以老莊之教救之而不可得於是有釋氏之教三者皆矯一時之枉而救萬世之淪溺然不能無得失於其間竊不自料欲於其得失間措一二言使萬世而下無所惑於其說曰知夫三者之教一也孔孟之書則嘗讀之矣老莊之文亦粗覽焉惟釋氏之書則百千未及其一夫欲辨其得失而不盡其書

猶之欲斷人曲直而不盡其詞也家貧親老區區寸禄福淺命薄南奔北播如飄蓬如走萍加以少壯無慮遇花即狂遇酒即醉雖有其志不追其事有年矣老而思之不勝大懼以為幸有一席閑靜當是天賜故自温陵還家即至府下親自措置得一閣之材歸而營諸寢室即朝夕其間四壁回環惟仰闢一牕而席其下即有西江月之閣其詞曰寢室新營小閣蠹書舊桂前楣分門辨帙列東西頻有飄然意氣舉世皆從物役吾心獨許

書凝蓬頭垢面忘寒饑不特聞韶滋味君實聞此即知
俠心之所存矣而為五女在室人人及嫁室中空空一
無所有催姻促婦無以支撐乃假借親戚得百千餘糴
米麥旋施小課以濟其用凡月餘登降應接不勝其煩
由是遷于廳事依舊應接人事自午及申五女之中三
人出適矣二人稍緩乃罷收糴獨存小課不出人事惟
伯俊以母病歸一出見之及君實小有不安在延慶二
三往問而君實且到出迎郊外自此朝夕有出入蓋筵

會既頻而親友以某久不出一旦人事往還如自遠歸且内外酒食惟益病患而貝葉之文三四月間不能五六函乃舉香自斷從去冬仲復不出戸此即觀書之説也私居無人每出必假人於縣衙及諸廳人事如織或三四日五六日不一食於家且徒走外盲聾之徒其視公家之事如等閒動是干託雖一切謝絶而諸公談論之際不能無及目前人間事也及不出則此等事皆無此則省事之説也又少小多病及走薄官天外播斥煙

嵐霧霑濡炎蒸所鑠或饑或飽於其間所得手疼足痛足行痹也飲酒不散積而成痓風氣壅滯眼昏齒損或時暴嗽不已手足攣痺無種不有又欲於此時稍稍節飲食省人事而自療治焉此則療治疾患之說也今則八九月矣舊書之不記者漸漸記憶貝文之不暇閱者將四十餘函以知釋氏之廣大精微高明深遠而寖寖可以會同三者之教而明其不得無過言過行者之意又舊病一兩月來頓然如氷雪之融釋不知所以然也夫

不肖之不出其益乃如此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凡上所陳乃不肖所自得者君寶愛之豈不以此葢未深察出之為無益而不出之為益者耳前日葢迫於君寶之愛切切形於言不得已權言秋涼或得應命非不誠者人之大莫大於親友豈有可絶之理但力所不逮明者當察之自去年八月諸女出適了當即時傳家政於小子人事往還弔勞慶問一責備焉此所以代勞者為無失親戚故舊也事有可指令而行者可趨走而行者言

自老者而少者奔走以就事古之道也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某今六十六矣其去七十幾何也名山佳水高閣大宇人誰不欲遊金絲雅奏麗曲情言人誰不欲聽旨酒佳肴人誰不欲飲食宴笑歌樂副以枰奕人誰不欲與乃寂默兀守葢非有所輕重緩急於其間焉以為佳山勝水高閣大宇不如天地之間無一遺之為遊金絲繁奏不若寂默無音之為聽旨酒佳肴不如詩書典籍之為味至於宴笑枰奕來者隨時少

留退而常自言曰孰若手把卷書之為樂俠之此遊固常欲邀君寶深慮未暇及也若乃水閣雲臺以為有以勝此蛙蚓之穴是未思不作無益害有益之說也王通有言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俠固有所不及不能不好者心自知耳而於君實之前不及是乃有所不誠於大君子故不得不說惟終始恩愛聽其自遂或時閑暇不免來教乃所願焉夫受教於君子而不能書紳及佩俯伏門廡以謝固可罪

而又云云若文過者加以賔客在坐不及還使附啟是以竟夕不遑繞起謹布一二惟萬萬情恕幸甚幸甚不宣

上朱舍人

某竊以世必有慘暴刻剝殘民害物之為可惡然後温慈惠和仁民恤物之道為可愛而情加親昏墨黙黷賢否混雜之為可厭然後明白昭晰淑慝分别之道為可敬而勢加重夫陽和蕩適植者萌達動者孚孕宇宙之

廣同一欣泰葢有不知春力者焉大冬凛冽雪霜仍洊節拆皮裂一旦被之以煕煕之和莫不抃躍鼓舞而競趨者矣此則惡暴欲仁之心也日月東西容光必照通途大道誰羡昭明而風霾積昏幽户重閉一旦劃然珠璧在目莫不軒豁懐抱稽首頫顙徜徉清輝者矣此則厭黮黯而快昭晰之意也故愛敬常在乎君子而厭侮常在乎小人小人之道不極則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前日之不幸尚有真堯舜之君而民不被唐虞天

地之德日月之明者惟二三匪人當政殘暴昏墨乘時並起三十年間天下洶洶無一日之安常竊疑宰物者之心豈時有不仁者歟高明之極豈時有不照者歟何為使羣小得肆若是也一旦乾健天覆重離以照將復二典之盛首正羣凶之誅天下顒顒若出湯火不惟人之愛君子有加也君子之相愛者亦有加焉不惟人之敬君子有加也君子之相敬亦有加焉故曰小人之道不極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然則殘暴昏墨之為

是乃所以為温慈惠和明白昭晰之地爾如某不肖以
熙寧甲寅中不忍諸殘暴昏墨之為可甚惡厭者吁訴
不已直欲九重間知外事之如是爾一置於此十有二
年而後遇先皇帝登極恩霈以得生還而元符之初復
行舊黜其為大冬凜冽而思陽春之和風霾積昏而望
星日之光可謂久矣方兹昆虫草木亦知有慈惠昭晰
之為可愛可敬而加親加重矧夫粗知執簡策學古聖
賢事者哉伏惟閣下以仁則孝於親而忠於君以明則

學通淵源探索微妙其在上庠則教誨不知厭倦而旌軒所涖無非愷悌中和之政士大夫之在陟降如輕重之在權衡曲直之在繩墨宜乎俠之聞風慕誼誠心悦服望望欲進於門下昨在福建部司嘗以泉學教授為請於朝閣下深借齒牙餘論拜命奔走冀以伏下風而瞻君子之光輝不謂旌節之遽移也苐怏怏深恨自嘆命分之薄已而叔粲大夫相見具言閣下有以照憐之深者益用欽企令兹曠大昭天漏泉之澤與釋羈係歸

省墳墓當道由南海而閤下實以旌鉞來帥于是使俠得便道以寘名將命其為慶幸豈特窮冬熈熈之和久幽赫赫之照而已哉然前日旌旆過英俠適以家訃遠至舍弟與其婦同時傾逝荼痛糜裂是用不得迎拜道左逮今為恨以鄉者傾慕德誼之切今兹情加親勢加重之時宜乎不當濡滯自緩自後之如是特以旅槖空罄市屋不售因仍未能插羽翼而東也然亦不過旬月即登門閎承謦咳有日不勝區區私有慶喜連夕不眠

者謹布一二於左右而為請見之先伏惟以噓枯燭幽

廣大無疆之心必賜俞可不宣

上泉守蔣大夫

竊謂人鈞也大聖智之所以異於人者識而巳矣夫目

以明見而識寓其中見則有限識獨無窮是故識者神

用也今夫羣衆環於前而皆見焉則目所同也至於視

其進退静作而人不人黙定於中者則非目見之所可

及識而巳矣猶之日月也照臨萬物則其明也至於蔀

覆之下匿形隱行則非明之所可及而皆見者神而已矣故曰識者神用也而事之於世亦猶人也故莫非事也而有小大輕重之不同是以其舉也必急其大而緩其細先其重而後其輕知事之為事者則衆庶之所同而知所緩急知所先後則聖智之所獨故善惡無禍福之差而榮瘁無顛倒之序此日月精神之照也賢否無疎散之繆賞刑無先後之失此明誠深識之施也夫内自得之人不求辨於人也其食飲居處出入作息無以

異於人而所得寓其中焉非識則不能辨也至於事也翕張行止抑則廢振則舉無以異於常事而大功大利出其間焉非識則不能知也大冶鑄金金躍於爐曰吾必為鏌鎁必以為不祥之金鑄也莫不同惟知是金之必可為鏌鎁而不使自躍也則大冶之所獨是故金不難得也而大冶之識為難伏惟閣下以不世之才知而加之學問之光明足歷仕途名滿天下二十年間繁要備歷闗陜之雄湖湘之重公皆奉命而按部廉涖之在

人之賢必舉在事之重必先西漠夷羌南荆蠻獠嚮服
威德延頸稽首詠歌頌願靡不愛戴是皆明誠深識之
所施而事無不宜所以能然也天子以泉為重藩遐陬
絶俗遠去京國又欲其如西南人之受賜也是以迓公
麾斾遠來方邸報下傳而人知嚮服矣矧旌車之已至
乎而不肖之人實以此時獲預僚吏之末趨走於前拭
目雲天之表傾耳金玉之音又觀下車一二處置而知
此方人物蒙休被福之有初也實不勝私心慶幸而有

請焉夫政教之本學校為先也况泉為大府乃頽簷陋宇風雨不庇而皿用之屬一有十闕學子稍至饘粥不給教官有職事而無廨舍寄寓於廡下者逾歲矣是豈大府之稱而明公巨師尊儒重道而本政教意哉前太守胡公深以為念適有市舶之役而力未暇及自公受命之累月有自北來者傳言明公在京晉江舉士有得以禮候門者公見而問特先及是此間士人聞此莫不感激慷慨而相矜賀非特今日也方神明之政一新羣

目佽以所職在是正欲具士人所顥顥於門下者以獻而昨日侍坐具承訪議深知左右之留意與向所傳者不相戾矣夫非明誠深識特然有覩而毅然有行其能如是乎然諸處營葺近日稍定又冬月晴霽可以修造不切急上聞誠恐旦夕公有不次之命則事又未可期也此佽所以區區謹布一二

代上憲使書

某聞之君子之於天下有以輔相㤸幪其行無窮其施

無方而卒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無他道焉舉措之類當而已矣傳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何則天下之廣生齒之衆固不可以家至戶到必將表而正之在吾審所好惡而已矣故曰人無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下無法以知上以賞罰爵禄刑禍之所加知上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清心平慮不以喜怒憎愛移於內不以疎戚勢利移於外無所語而私黨也無

所黜而私黨也無所作而私黨也無所止而私黨也語黜動息無一私黨惟直之舉惟枉之錯而天下之大可以拱手定蓋舉直之善立大公至正之道開天下無枉政無寃民則平也不牽於喜怒憎惡則無所蔽翳乎吾中而莫之不照則明也賢有德者以類進於朝職無不修事無不治而邦家有不傾之基則忠於社稷宗廟也媚柔諂曲掊貪忌尅莫之措手足而君子得以伸其道諫行言聽膏澤流施則仁於華夏蠻貊也慵者激懦者

勸易浮以重革薄而厚人知嚮方而暴民不作則天下有道也行一事而五善得而天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別朋友信陰陽和於上萬物和於下君臣相與飲宴無事而八荒萬里悅服臣順雨暘寒燠莫之不敘而昆蟲艸木靡不得所所謂君子之於天下有以輔相檞幪其行無窮其施無方而卒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如此而已書曰臣作君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夫欲左右斯民無若舉錯之類審也舉錯審天下曉然皆知上之所

好者誠在是莫之不趨所惡者誠在是莫之不避舉錯不審民無所措手足是故舉錯不當而天下治古莫之有舉錯當而天下不治亦莫之有古之人觀所舉錯而天下治亂可知故明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而以宗社民物為心未嘗不於此致其慮焉伏惟閤下於道惟宗於德而經其明星日其平權衡忠於國仁信乎閔思有以致君堯舜而措俗於成康故夫黙與直存言與直評居與直偕動與直營語黙動息無非直之與則公之愛直

也自生民以來稷契伊傅周公旦太公望散宜生非斯人也豈公之朋大庾之南漲海之涯有民有社殆且百城吏嚚于公民詐于市偷風薄俗紛糾紜錯今其何為閴然無覩而公庭民廡廓爾其清然則昆蟲草木魚鼈蝦蠏隂皆受賜其致於斯非有道乎蓋門内之吏直者任枉者殞庭下之訟直者伸枉者止而士大夫之出于旌車之下直者進枉者已緜髮之長果有可取莫之不録歴歴于胸燦燦于齒然則非狂非惑非聾非瞽其亦

何為而不悛惡不勸善奮然崛起而思有以受知於大君子之門哉某也不才幸而獲吏封部趨走車轄之下將期年矣前兹權涖於理無望今者正任兹邑且四五月惟鄙與令得以暴其疎拙於聰明之下不為不久矣天地之大其安不容日月之明其安不照以愛直如門下也豈在所棄而無取哉是以常貢短書具道所以進身歷官凡厥猷守於左右者今兹又不默默誠以良時佳遇之難再百歲而一遇君子猶之百果草木之於春

夏不乘時敷引條蔓以華以萼俄而無及矣况門下台鼎公輔之器朝廷老成之人豈區區遠方所能濡滯哉今而不言默以自晦後將深悔是用不避頻有干瀆之罪重浼清聽惶恐無已惟高明垂照不宣

代達夫干提舉再書

周詩有之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而卒章曰翩翩者鵻烝然來思某嘗於此嘆夫古之人所以為上為下之盡其道而天下國家所以治而不亂安而無危

太平之盛至於麟鳳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皆有由也

蓋凡稱嘉皆謂夫善美之有加於常所謂嘉魚者不易

求之況也而罩汕之於魚其施力甚勞而得之闕

勞得微而求至遠難得之嘉物自非其求之廣而無方

遲之久而不倦其可得乎故其取有罩矣而又有罩焉

是之謂罩罩以罩為不能多得故有汕又有汕焉是之

謂汕汕斯不曰求之廣而無方乎而烝然待之不以求

難得微而舍此不曰遲之久而不倦乎故後人見是詩

而知其為太平之君至誠樂與共之疑有脫誤此在上者盡道也夫惟其難進而易退也是以求之難得之少而誠之至也有翩翩然來而來無非一意於所應蓋有烝然久遲惟其來我之為思矣故曰翩翩者鵻烝然來思所謂求之難得之少無復前日之勞而詩有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愷悌君子來游來歌之盛焉此在下者之盡其道也夫以天下國家之重宜乎克己復禮以俟天下之賢良而誠之至也山岩林谷之人罔不奮然起油然至

固有甚於天下國家之在手也其皆以宗廟社稷天地民物之為心而已矣歷觀今古載記凡上下之際其果至於此無不治不安之邦家昆虫草木莫不咸得厥所而易此則危亂覆亡旋至其宗之弗保焉然則上下之際不其嚴乎國家上鑒古昔之治大明黜陟而明公鉅儒分布内外惟天下賢俊之俟不以在位在野惟其知焉而必舉燭之以星日之明臨之以衡尺之平内自宰執外達於部司守長惟不舉則已舉無不行者則所謂

烝然罩罩汕汕者盡其道矣而下之人其於斯時不飾
已而來進以應乎上非自暴棄之人不為也某之不肖
承先人緒餘以膺得官非敢以議道然而知道之在人
能自忘所以得而思所以進者也天啟以幸乃得趨走
從事大君子車轄之下伏惟閣下居依仁行依義忠於
事上誠於與下視府吏之所積若不是物而軒㫺所至
惟人之善否賢不肖廉不廉幹不幹之問而得人寸善
片能稱諸口而不輟下位進見未甞不雍容撫教其委

曲周至雖父兄於其子弟無以過非夫惟宗廟社稷天地民物為心其能如是乎故蒙被援拔人莫不指以為榮而望望焉有意於門下者誰無是心哉此無狀之人所以不勝旦夕馳情屏戸不避罪咎嘗以短書求知於左右也竊自以世家單寒身迹孤特歷官且三任幸無毫髪公私過犯今兹託臨照吹噓之下譬諸久幽忽見晴空白晝寒凛凝骨而陽和遽至不於是時引心敷蔓欲華且實而及於應上之求不可得也誠恐旦夕公有

美命妝光明而還朝陽和隨車斾以北則重幽沍寒有枯朽耳其不曰自暴棄乎翩翩然其將翔而寸心耿耿無他存也烝然其惟門下一賜剪拂之思公其念之

代慶餘辨疑

某竊以物有似是而非君子惟不幸而後有寧自黜黜終身不辨者以往愬之非宜也則其辨不若默焉何則彼方紛紛也又從而紜紜之是以亂益亂也然則似是而非君子必辨而不辨者則以聽之者不明故也詩曰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夫雀之穿屋似於以角而非也雀無角物也謂其有角則強辭也此理之至明而不疑者也理者勝不理者罷而強者不能侵正淑矣公者能之若鼠則有牙者也謂之以牙穿牖則非強辭理之不明而可疑者也於其可疑而不疑斷以自我之與奪若目視其肝肺而為言之也莫不祇服屏息而無敢出氣此暴之所以不能陵正淑非明照日月而識見幽隱則不能也召公之聽益至於

此此南國所以有行露之美而教化明恩德著又至於有甘棠之盛甘棠者愛其人而祇其所舍尊其德而重其位之道也勿剪愛也勿拜欽也周人之於召公至於愛欽其所嘗憩說如此則其心之悦服者可知巳以悦服之如此則知所以視其人者當如神明然人雖至愚烏有不自直巳而包懐黥黷以自外於神明者哉某不肖今兹獲戾于左右宜若無所容貸然有似是而非者若捧檄門下同邑於彼承檄漕臺而權幕於此此似於

不恭大君子之命然求其實則非敢然勢不得已爾竊嘗以大君子之存心其於物無有厚薄而所急者常在於大而後其小至於解物之紛紛必於其甚者乃所留心也始閤下以某同事洛光以邑長無頼耳方奔走明命未下道已准漕檄權英幕又以真陽令適亡州牒令兼邑事以所急者在於大則洛光邑之小真陽邑之大以所解紛者在於甚則州無幕縣無令為甚此某所以盤桓于此而急申上司乞别差官即朝有代巳者而暮

負嚴命以趨孰敢少有怠乎既而再准指揮行李在道而洽光令且至遂久於此豈得已而然哉且以某無似生於窮荒遐僻少失所怙蔀闇無覩不能奮迅自發幸而獲事大君子之門獨蒙於稠衆中親加選擇以彼為不才而令其分邑以治則左右所以待不肖為如何此何異久於幽蟄而遽拭目日月之光非天與之幸而寒門孤族一旦有生成之待能及此乎而敢後左右之命非狂則惑也由是以觀之其不得已可知矣伏惟閣下

高明恍厚照識絲毫量包江漢某之不肖正在門下一草芥奚以介懐抱切不自安夙夜惶恐若無所容跡者以所嚮望門下非特此故也是以不敢内懐黮黯以自遠於臨照其今而後如有驅使敢不悉力以自贖乎惟釋之既往而俟其將來不以一青之故終爾遺棄則不獨於某為幸實舉族之幸重涜清嚴益以愧懼

代成甫干曾漕

竊觀萬物之在天下雖草木之細未有不自致其材以

稱用於人而徒然生斯世也傳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故為天下貴也謂草木為無知乎何為春斯生夏斯長而未嘗一不及時也易之繫曰坤者西南之卦也萬物皆致養焉葢其致於夏秋之交萬物未有不乘陰陽長養之極而物致其成材成而後天下之用足於此而知萬物於天下雖草木不徒生而所以致養於民者至矣是故虺蜴蛇蝎若芹荇茗葢亦未始無益於人

亦未嘗有其美而不自見自致者也良玉在山虹光十仞精金藏砂光彩外發彼且何求於世而不自秘如此亦天地之生我凡以致天下用不敢以天地之美自私彼皆有氣有生而無知無義類也其於世如此若乃頭圓似天足方象地具耳目鼻口視聽言貌之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隆聞先王詩書禮樂法度之言其道大足以經緯日月星辰成變化而行鬼神小足以撫寧室家富遂民物乃韜藏吝惜不少見於世烏在其為有知

且有義哉古之人有晦然者矣彼非樂以天下之闕自

闕也時命大繆則卷而藏諸身豈得已哉若乃文明在

上明公大賢惟好善之為樂而先王仁義之道若大若

小若近若逺無施而不可而猶閉而不發伏而不見此

素隱行怪欲有述於後世而已是非君子之道吾聖人

所不為學聖人者亦所不為也某以觀物之理而得此

説是以不敢自墮以廢誦詩書傳記之言以千百幅所

識於前言往行有朝聞而暮欲行者方忝以一縣自試

無愧於心矣則又欲寸進於明天子之時以少駕其學焉天錫之幸乃得伏事旌旆之下伏惟閣下論篤行正敦大諶厚無所不容所以稱人之善尤急寒素得片善寸長若巳有之所謂文明在上而明公大賢惟好善之為樂孰有甚於此昔者魯國欲用樂正子為政而孟軻聞之喜而不寐葢樂正子之為人好善而已所謂優於天下者為夫士皆不遠千里而來故也明公誠樂於好善而不知遠近親疎新故惟善之為舉是以多士引企

思得出於門下某雖至愚竊自比於草木之細亦思借
風雲之便而少自致焉故不敢默默以自晦干浼清聽
不任悚懼

代上廣西運使

某嘗讀易之文言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
燥雲從龍風從虎然後知聖人之易於窮理盡性以周
知萬物之情狀至於微賾深隱如此蓋水火雲風之為
物非有情識嗜好之在乎中者也亦氣類相從而已求

之於情識嗜好則其具有之者為可知矣人也者情識嗜好之無不具而君子小人之所同焉也君子也者同乎義者也故情乎真識乎善嗜乎道而致好乎賢明愷悌小人也者同乎利者也故情乎偽識乎惡嗜乎聲色財貨而致好乎惡濁險巧君子小人之相反也猶之水與火欲其相應而相求不可得也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聖人之於象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天與火同即地與水同為可知也故天與水違

則訟也天與水違訟則地與火違訟亦可知也然則物之不可不以類族辨也雖天地不能而況於人乎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明乎物之各以類聚羣分則吉凶生而思所以為吉則求應之道不可不以善也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大人者充實乎善信美而有光輝之謂也非獨九五之謂也善求而善應非大人而誰利故思乎無咎而為吉則利見大人而求之所以善吾求思乎無咎而為吉則利見大人而應之

所以善吾應求與應交善然後以學則成以仕則達成也者非成乎名也所以成德也達也者非達乎位也所以達道也某得是說而知乎無咎為吉成德達道未始不由乎善求而善應者也伏惟運使某官善為可欲信有諸巳美為充實大為充實以有光輝者故某心悦誠服願一出善化之下日就大君子模範庶幾乎且達於古人之一二惟貧且窶未能捨去寸禄伏聞部下甚有闕員某雖庸虛最陋無過人之材抑伏膺先王之格言

不敢造次有所茍違方將行其所已學而至其所未成由其所已仕而至其所未達者也惟大公至正平均明察有若衡鑑絲毫妍醜誰可藏匿如不至大可棄外願得一小郡試展微效以奉事旌旆之下而觀大君子施為注措有所矜式以兩成求應之善不勝幸甚

代上徐運使

竊以仁之無分於才不才猶土之無分於田不田玉之無分於器不器也土之田不田者墾不墾而已玉之器

不器者琢不琢而已人之才不才亦用不用而已人之所以為人者非耳目鼻口具之謂也能為人之謂也是故不仁於父子非人也不義於君臣非人也不别於夫婦非人也不序於長幼非人也不信於朋友非人也仁於父子義於君臣别於夫婦序於長幼信於朋友而大不得行於天下小不得行於一國與夫不仁仁不義義不禮禮不智智不信信豈人之才哉所以駕馭之非其道云爾故人譬則土也玉也駕馭譬則琢不琢墍不墍也駕之以道馭之以

法則天下無不才猶土之無不田玉之無不器駕之非道馭之非法則天下莫非不才猶之土莫自田玉莫自器堯舜三代之盛人人可封非天之生人皆才德之人也異於堯舜三代之盛者人人可誅非天之生人皆不才不德之人也由是觀之非上之人所以駕馭之得失而何哉何謂駕之之道也驅而適諸仁義不適諸不仁不義是也何謂馭之之法也進於仁義者賞入於不仁不義者刑是也知所以驅而適之之道而無賞之勸無

刑之懼此之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有賞有刑而誅予不得其實則有刑之用乃所以沮善有賞之設乃所以勸惡是之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以有心之人治有情之政賞必當善也不差於毫釐罰必當罪也亦不差於毫釐非夫忘肝胆遺愛惡惻然惟天下大公之為心其孰能與此夫然後昭昭顯著而天下之才油然起矣是故君天下國家者無所煩事惟此之究而左右輔弼伺察廉按之臣亦無所煩事惟此之究上下協

心同明而四海之内丘山嶽谷朝里巷井無一遺善留惡而天下之大可拱手定而不才者才矣況夫人之才素具而有不成之者哉伏惟主上推究百王之法而獨收其精粹完密是故高拱淵默惟天下善惡之聽無所作好惡於上而閣下諸公分朝廷之光輝以下矚於遐方遠俗其於分別淑慝若有以見人之肺腑某之才不才固以暴露於照臨之下者數月矣尺寸絲髮何所逃鑑必以術智學問政事施設一如門下則君子於人有

所不求備取其所至而其所不至有以容之且思有以才天下至於忘肝膽遺愛惡其於萬物者皆天地生成之心烏有可生可成而不畢致力乃坐而視其遺棄乎某之不肖服先王詩書之言則唇腐於經傳手胼於筆硯而不敢休遵朝廷詔令則倦不敢以寢而饑不得以時食井水有價亦思以俸錢償不敢自謂能為人而不敢不勉者也然而前後數官濡滯二紀幸而上司見憐被以推薦率皆垂成而輙有閡今歲未耆指而鬢斑頭

童不自勝其窮悴將舍此而之田矣是故惟無志於天下人物者則已果有志於生成其安忍其如此而不顧哉是以浩然西望瞻仰門下而有望焉

代李秘校乞侍養

某聞之孟子曰居下位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夫以區區朋友不信之身而欲志得于上澤施於下猶之不能蹞步而求數千里之遠是故人

之行莫大於孝經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夫君子之仕外則致君唐虞而禮義斯民莫非為親也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内則禄廪之富晨昏之養甘旨之奉得以遂其私心亦莫非為親也故家貧親老則有不擇禄而仕者然則移家理以事公上正以寧親而求盡夫人子始終之道而已仕而為親之患亦不可以已乎由是知進退仕否亦無常善惟其施之而宜斯善矣某不肖識非足以明善

抑亦承父師之訓讀先王之法言而粗知嚮背者也先父去世某方總角所逮事者一老母耳田不足以饘粥室不足以避風雨此明公所素知也自老母而下至於二稚子凡數口而緡錢斗粟無所自入率皆仰給於親屬幸而藉先廕薄沾恩命敢以辭勞苦而擇禄仕耶徒以老母北人某等雖生長於斯而舉家皆不善嶺外風土今年春自老母而下至於童稚無不患病惟老母為尤困涉夏方稍平復秋來家人及二稚子又卧病見今

醫理未愈老母日思北歸聞將有差命即食不甘寢不安而舉家惶怖為人子者能自安乎仕本為親而某固非有以取信於朋友而望所謂志得於上澤加於民者徒以升斗之禄給晨昏之養耳今其禄未及養而使老親抱病懐恐無時不然也妻病子卧藜藿之不美而居處湫隘晴則蒸燠雨即上漏下濕使人嘔惡可謂居致其欽而養致其樂乎不免以口腹為老親憂烏在其為人子哉伏惟明公高明博厚仁之至義之盡而某於此

日荷顧愛雖父兄於其子弟無以過是以敢眉眉上煩
聰聽近得舅氏書令速侍老母來京師故須再至申乞
侍養伏乞明公特賜保明備録申明上司庶幾早降指
揮使旦夕得隨侍老母前去與舅氏相見則舉家數口
皆生成之賜死生不敢忘大惠矣

代介之再求京狀

某聞之道之於世未有一出處語默不觀夫會通象時
之宜而可以有行者故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伸屈無常

惟其時可焉此其所以退不為矯進不為妄而道無不行者也今夫乘天地隂陽之和以生則枝者蔓者華者實者飛者遊者孕者伏者雖蚑蠅之微蟣蠓之細無不羣動而彚出長呼而遠應也及凄風怒號高原繁霜則歸根反元遁匿潛伏閴無見而默無聞也物且尚然况於人乎是故知伸而不知屈不可與言出知屈而不知伸不可與言處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莫之適而不滞於一方一曲然後可與語夫道可與語夫道而後可與有

為可與有為而後可與有行也夫以百歲之身日夜相
半而幼稚耆耄與夫疾苦哀樂之變又相半焉其得泰
然於其抱伸已而及物者為能幾日而歲月遷徙時不
暫停士之不幸而生於昏亂往往白首山樊而上之人
莫之聞知也幸而聖主在上貴人達官之為耳目于外
者明若日月此皆千載一日之遇而不知幾變又將緘
閉遁縮而不自見若仰焉而莫之察使有志於天下者
常若閴無覿而默無聞焉可不痛惜哉是故見幾之作

不俟終日而士之伸於知己如越石父之於晏平仲不為過也某不肖少不知苦學故涉道甚淺而所得於父兄師友之教訓不為不至聞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上遇堯舜之明又得以竊寸禄而從士大夫之末其心自以為誦書不必多學業不必廣惟所見聞而不違先王之訓典斯行之足以為善士矣是故雖一掾尉之末敢不自竭其愚天與之幸得伏事於旌旆之下不特累歲教誨懋其所不逮又不以為不肖從而薦之於

朝以為堪充縣令部司廉按之過此者又從而盛稱飾之然則公之於某豈徒平仲之於石父然哉今玆不自已若殊不知度已貪得而不足然者以士之患不在乎行己之難而在乎遇知之難某之蒙知愛於左右此千載一日之遇也果有絲髮藏之肺腑而不自見烏在其為知己伸哉竊以今歲薦削尚有職狀未發近制許以職官狀充京削某之不肖上賴明公羽翼維持之力於令狀既有餘矣獨京狀為未有果蒙終始矜念重賜拂

飾他時自一縣一邑而有京秩之望又自門下始則生成恩賜天地覆載之力也夫越石父一鄙人也猶知黙黙於逐捕而獨伸於晏子某之無狀自以今日之進為不妄而庶幾於知所伸明公必加察焉

代干鈴轄諫議

竊以窮者三樂達者亦三樂士君子所以成己成物之心於此盎可見矣夫少而樂求學長而樂求仕仕而樂求知此窮者三樂也以其學之成思見天下之求學者

樂告之以其仕之達思見天下之求仕者樂與之以其明足以察智足以知位足以舉力足以援思得盡天下賢知才能之士而力薦於朝是又其樂之至者也此達者三樂也窮者之樂以成已達者之樂以成物不能成已不可與語成物不能成已不足於仁不能成物不足於智仁智士君子之所以立也其可忽乎流輝逝水交臂失之佳時美遇千載間有故夫士君子之欲致其樂者莫不汲汲然然則鷄鳴而起夜分僅息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古人之所學者為可知矣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古人之所以仕者為可知矣不敢造次不仁顛沛不義其求伸也有為牛角歌者有為堂下之言者甚者環轍於諸侯之境結軌於千里之外古人之所以求知者為可知矣何則時之不可失也如此夫士君子非樂於成已者也成已所以成物也成物其樂成已其所以樂推其成已者如此則所成物者固不待歷指而後知某者不肖竊有志士君子之一二者幼而獨

力於學五帝三代之詩書仲尼子輿之訓辭百家諸史之載記粗常究焉所以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上之為人長下之為人臣至於仁民愛物忠主報國者不謂不多識之矣應舉不第始以廕補吏年且若干方得一京秩未能少有所施設日月逝矣懼將老焉此亦士之獨窮者乎伏念鈐轄安撫諫議經為人師思見天下之學者而樂告之諄諄焉惟恐其不能學故所至學者雲集仕為上達思見天下之求仕者而樂與之故天下之賢

知其達於朝者非特門生交舊親戚也其達之也以其明足以察智足以知位得以舉力得以拔凡今之仕才英智傑之可用於時者孰不為公得而公欿然自視常若有遺焉非仁足以成已智足以成物思以致其樂汲汲然如古人者孰能與此此則其所以求伸之時也故嘗以言干左右之知者再矣伏聞從者治任趨召瞻望台屏精誠飛越故復喋喋亦以古人成已所以成物之心為心是以如是其亟也

西塘集卷六